



谁动了 我的婚房

叶子紫 著

 江苏人民出版社

楼市掏空了谁的幸福？房价给谁带来了伤痛？

新浪原创大赛银奖获得者 **叶子紫** 继《别了，北京》之后，又一部反映在畸形楼市股市下扭曲的人性、苍凉的爱情以及世态万千的人间悲喜剧！

榕树下、搜狐网、凤凰网、新浪网等网站，以及《家庭》《知音》《北京报》等报刊杂志的编辑强烈推荐。



谁动了 我的婚房

叶子紫 著



江苏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谁动了我的婚房/叶子紫著. —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2.8
ISBN 978-7-214-08746-1

I. ①谁… II. ①叶…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199733 号

书 名 谁动了我的婚房

著 者 叶子紫

责任编辑 汪意云

装帧设计 陈 契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人民出版社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湖南路 1 号 A 楼,邮编:210009

出版社网址 <http://www.jspph.com>
<http://jspph.taobao.com>

经 销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照 排 江苏凤凰制版有限公司

印 刷 江苏凤凰通达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1000 毫米×1400 毫米 1/32

印 张 9.25 插页 1

字 数 320 千字

版 次 2012 年 12 月第 1 版 2012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214-08746-1

定 价 29.00 元

(江苏人民出版社图书凡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

目录

CONTENTS

第一章	姐姐是二奶	001
第二章	男人也遭遇性骚扰	031
第三章	周伟的传奇	037
第四章	遍地黄金	051
第五章	大龄剩女闪婚记	064
第六章	罗微进入爱家后的奇遇	073
第七章	啼笑皆非的小胖	089
第八章	一辈子无法偿还的良心债	106
第九章	抢单抢出的爱情	125
第十章	同是天涯沦落人	141
第十一章	恋爱了	154
第十二章	与余果的重逢	173
第十三章	罗莉的春天	182
第十四章	北大博士当中介	201
第十五章	徘徊在两个女人之间	218
第十六章	周伟回来了	233
第十七章	亲家见面	251
第十八章	崩盘了	266
第十九章	尾 声	277

第一章 姐姐是二奶

罗微在来到北京的第一天，就后悔了。

她是赌气辞掉了在家乡山西的一家超市收银员工作，坐飞机来到北京的。

飞机在云雾中穿行，她的耳朵里灌满了姐姐罗莉云里雾里的训话：“你知道女人的青春有多短暂么？姐就是一个教训，你都 25 岁了，可得走好，你别以为自己长得漂亮就能怎么样，美貌和钱一样，还是要看你会不会用，怎么用！你在那土疙瘩掉渣的地方能遇到什么好条件的男人？快来北京！姐给你订机票，你收拾一下，明天就来，千万别耽误了。”

电话里，姐姐的声音总是又快又急，像一枚枚推上膛的子弹，每一句话都正好击中对方的要害。姐姐说话的尾音声调总是往上扬的，亢奋而有些急躁，她可以在任何场合吵架，而且一定会赢，她总是那么强势，那么自以为是。罗莉长得漂亮、妩媚，一句话，有一种奇特的女人味，从小就知道打扮自己，能歌善舞，喜欢在人前表现自己，12 岁就被选到省歌舞团，16 岁就登台表演，老早就习惯有人献花、有人用车接送的生活了。她热衷于社交，整天跳舞，泡酒吧。

大学毕业后，她留在了北京，朋友、父母给介绍的对象快一打了，她一个也看不上。今年已经 35 岁了，也一直没有结婚。

她活得自由、滋润，虽然没有工作，但今天跑这里，明天飞那里。虽然没有结

婚，她倒也逍遥自在，在北京有自己的房子、车子、名牌手包……

但她从来不允许别人盘问她生活，包括母亲在内。

爸爸因为采煤发生矿难死了，家里需要用钱，母亲总是暗地里摇头，却在收到她寄到的钱时又面露惊讶——罗莉一出手就是上万元！想起她神秘的行踪，母亲隐约猜到了答案。

罗微和姐姐长得虽然五官相似，神采却大不一样，一副内向、不自信的样子，甚至显得有点笨拙。她从小就不喜欢抛头露面，总是安静地呆在家里，做些十字绣，写点日记。她做起事来专注执着，如果别人突然问她一句什么话，她会眼神迷茫地看着你，让你感到她似乎恍恍惚惚的，不知在想些什么。罗微一直这么半梦半醒地生活在有点灰色的青春里，直到前段日子姐姐不知怎么的开始张罗她的婚姻大事起来。

也许是自己的青春错过了，罗莉现在总是隐隐约约地把这种怅惘强加在罗微的身上，像一种奇怪的力量，让罗微感到身不由己，仿佛被一阵风裹挟着似的推着往前跑。

要不是因为这个小镇的日子过于平淡无奇，而罗微又在前天受到了人生的第二次打击，罗微可能不会到北京。

第一次打击是她只考上一个当地的三流大学，学了点国际贸易专业，只能在当地随便找了个在超市收银的工作，一个月只挣 1200 元。

第二个打击是：她已经恋爱了三年的男友李自奋，到北京中关村去工作了半年后，突然提出和她分手了。

他们是“祥云”超市认识的。李自奋去年去了北京，一开始他特兴奋，总是约她在 QQ 上聊天，向她倾诉他的孤独和思念，告诉她北京的繁华与残酷。

他虽然在中关村上班，但一个月只拿 1800 元的薪水，在公司附近住太贵了，他在同事的指引下到香山那边找了个没有暖气的小平房，一个月租金 400 元，冬天冷得水龙头都结了冰。每天朝九晚五，来回的路上就得折腾 2 小时，中午吃着地沟油做的盒饭。

“在北京呆得太辛苦了……”他总是这样反复地倾诉着，流露出有点后悔的意思。

“干得不好就回来吧!”她还这么劝着他呢。

突然有一天，他宣布找到了一个新的工作，又每天斗志昂扬地为新工作奔忙起来。

那段日子，她渐渐地想念起他，想起了他的种种好来。李自奋曾经为了看她在火车上站了14小时回来，提着包就到了她家楼下，可是她却怕邻居说闲话，硬是不让他进来；他曾经为她想吃一个烤山药专门跑遍了半个县城，还把那包山药藏在自己的怀里暖着……

想着想着，她嘴角漾出一丝笑意来。她开始在QQ上留言：我有点想你了。

也许女人的爱情总比男人的晚半步，她开始每天很热烈地在QQ上等他，希望他像往常一样有说有笑，逗她哄她。而这时，他的QQ头像却渐渐地灰下去了，他来得越来越少了。

她的心里总像有个小虫在咬她似的，有点痒痒的，有时还有点难受。那时，她还不知道，这条小虫的名字就叫——思念。

也许就是因为这条小虫让她突然决定，到北京去!

她就这样坐着银色的大鸟来到了北京，一路上她恍恍惚惚，在飞机上想着自己青春书页中的前一小半，那刚刚泛青的爱情，就这样早早地像一片片秋叶般凋零了。

从飞机场出来，罗微打了辆车，按姐姐给的地址，车子行驶了很久才进入车水马龙的城市。北京太大了，一排排白杨树往后倒去，的士上那红色的数字表跳得她心里发慌，加上路上堵了半小时的车，到了姐姐所在的公寓楼下的时候，居然都超出130元的价格了。她掏出两张一百交给司机时，心里有一种隐隐的滋味，这辈子打得最贵的一次的士!或许这也意味着，北京是一个很贵的地方。

在东三环林立的高楼大厦中，罗微找到了姐姐住的那幢公寓，在大门口，她首先被一个保安彬彬有礼地拦住了，通过对讲“验明正身”后，才被放行。罗微走在那个有曲廊和流水的小区里，现代派的雕塑让人感到陌生而敬畏，她突然感到这一切好陌生好现代，什么都锃亮发光的，闪烁着一种用钱打造出的豪华，楼道静谧，电梯闪烁着金属的光泽，这里的一切比家里那陈旧的小六层砖楼时髦多了，难怪姐姐要呆在北京呢。

开了门后，她第一感觉就是好漂亮、好温馨啊。这种充满田园风情的房间，显得特别淡雅、有品位。墙上贴的是粉红的小碎花墙纸，酒柜旁边放着一个白色的三角钢琴，姐的半身艺术照放大35寸挂在墙上，仿佛正从油画里脱颖而出，她微闭着眼睛，大波浪的秀发披散满肩，一副陶醉于春光的样子，明亮妩媚的笑意特像蒋雯丽的明星风采。

想起昨天晚上妈妈还在跟她说：“什么叫北京，北京，北京，寸土寸金！”她一下子对姐姐肃然起敬。

“姐，我来了”。她忍不住往门里大声嚷道。却仿佛是为了给自己打气似的心里暗暗叹道：姐还真行啊，在北京能有这样漂亮的房子。

“总算来了，微微，进来，进来。”

罗微吃惊地发现，迎接她的是一个皮肤像牛奶一般白、肚子腆起仿佛有五个月身孕的男人，面上似笑非笑，穿着一身蓝黑色格子睡衣，显得很随意。

“那是你的张哥！”姐的大嗓门从卫生间里传了出来：“我一会就好。”

罗微看到那个男人半白的头发，满额头崇山峻岭般的皱纹，忍不住撇了下嘴，心里想：张哥，还不如叫张叔呢！嘴里却勉强地嘟哝道：“张哥好。”

“你姐在洗头发呢。微微，这是你的房间，你姐今天一早就帮你收拾好了。”

张哥一口纯正的京片，脸色白润泛红，一副保养得很好的样子，眼睛本来就小，还老眯着，似乎不是看着人，而是偏着头对着门在自言自语。

罗微只觉得他的脑袋和他的人一样有些别别扭扭的。

罗微忙把自己的行李箱托进去，那个小拖箱掉了一个轮子，在橡木地板上发出吱吱的声音。

罗莉本来在卫生间里洗头，头发上堆着一大堆白色的泡沫，也没打算出来接见的，可是听见了摩擦地板的声音，忙跑过来说道：“你把东西拿出来就行了，这箱子就搁在外面。”

那是一个廉价的小拖箱，只要60元。罗微的脸一下子红了，感到身上穿着的化纤夹克也格外地起了一阵燥热，她这一身的衣服只要100元。她在进门的门厅柜的镜子上看到了一个女孩子，衣着简陋，举止局促，那就是自己，与这个环境格格不入的自己。她忙把箱子提了起来，整个地抱进了房间。

罗微轻轻踮着脚走进了那个房间。房间有一个复古式的窗户，贴满了淡粉色玫瑰花的墙纸，一朵朵地缀满了整个房间，白色的带帷幔的床，显得浪漫而有风情。

过了一会，姐姐用吹风机整理好头发过来了。她打扮得精致而随意，湿漉漉而油亮的卷发弥漫着一种玫瑰的香味，身材保持得很有曲线，穿着浅米色吊带裙和黑色小开衫，格外洋气妩媚。

“你总算来北京了，这就对了。”姐姐得意地笑着说。张哥也适时地递上了一杯凉白开，坐在一旁的沙发上。

罗微一点也不想看张哥那张白胖的脸，但罗莉却和他谈笑风生。

“坐一会儿，马上就开饭，就等你了。”罗莉示意着桌上准备好的半成品。

罗微一看手机，都已经快8点了，原来她在路上的时间居然都花了三个多小时。

罗莉煲了一锅党参鸡汤，又做了一盘白灼虾，还炒了一盘生菜。她看起来双手不沾阳春水，可做起饭来又快又好，眨眼工夫，就弄得一桌子“桃红柳绿”。

“我就喜欢你这清爽劲，做什么事都漂亮，跟人长得一样。”张哥一边给罗微挟了一筷子白灼虾，一边笑咪咪地对罗莉说。

罗莉也扬起头，目光旋即像磁铁般吸住了他，凝视了片刻，笑咪咪地说：“只要你来，肯定每天都不重样。”

罗莉又聊起了某个女朋友：“那个女的特2，跟哪个男人都过不好，不过这次嫁到国外去了。”

“那种女人，”张哥很不屑地说，“整个一个精神特分裂症加幻想狂，跟谁都过不长，不过，这一次嫁到国外去，估计能长久一点，人家弄不懂她的想法啊，以为是语言沟通上有障碍呢。”

“哈哈——”罗莉爆发出响亮的笑声。

罗微不知道他们在谈论谁，只好低头一只一只慢条斯理地剥着虾，以便让自己显得不那么难堪。

不一会儿，罗莉又从烤箱里端出了一个小蛋糕，香喷喷的，上面用巧克力酱写上了“HAPPY BIRTHDAY!”的花样英文，罗莉又插上了两个胖乎乎的“5”小蜡烛。

罗微看到那两个白胖胖的蜡烛，又看看张哥的脸，不禁感到有些好笑。

“你还有这手艺？”张哥显然有点意外。

“这叫烘培，我到‘窝芙小子’去学的。”罗莉得意地说：“知道今天是什么日子，我能不做点好东西么？”

他们俩这样情意绵绵的，看得罗微好不纳闷。

“老男人还过什么生日？”张哥有点自嘲地说着，把那块蛋糕很勉强地送进嘴里，很给面子地尝了一小口。

这时，那个复古式的座钟敲了9下，张哥立即放下手中的蛋糕，下意识地抽出一张餐巾纸抹了抹嘴。

“今天你过生日，又是周六，又是我妹妹来，多陪陪我们啊！”罗莉连忙站起身来，一只纤手搭在张哥的肩上，软语挽留他。

“不行，我要走了。”张哥刚才丰富的表情一下子变得僵硬起来，像个弹簧似的跳了起来，开始找手机、找手表，神情也有些慌乱起来。

“我今天就要你留下来！”罗莉有点往横里撒娇了。

“我说过了，这是规矩，规矩是不能打破的。”张哥匆忙换下衣服，披上黑色的风衣，从鞋柜上拿下自己的皮鞋和钥匙，头也不回地往大门走去。

“不许走！”罗莉可能是在罗微面前挣回一点面子，她绝望地冲到张哥的面前，两眼泪汪汪地看着他：“我说了，今天不走！”

“你胡闹什么？”张哥一下子烦躁起来，很不耐烦地推开了她，发现她的泪水都流了下来，又略停了停脚步：“下次再来，来早一点行了吧。”

罗莉流着泪，默默地让开了路。

防盗门发出了坚硬的“咔嚓”声，关上了。罗莉仿佛被人攘了一把似的，一下子倒在那个柔软的沙发上，眼泪禁不住滚落下来，她歇斯底里地叫了起来：“10年了，他从来没有为了我留下过一次！！”

“姐，不是我说你啊，这种男人有什么稀罕的，比你大那么多，这么紧张干什么呀？”罗微不屑地说。

“你懂得什么？知道我现在最大的体会是什么吗？”罗莉一下子坐了起来，抽了张茶几上的餐巾纸抹了抹眼泪，两眼红肿地说：“还是张爱玲说的那句——成名要趁

早啊！其实何止是成名啊，女人的一切都要趁早！我现在跟你说句大实话，连不要脸都要趁早！”罗莉受了刺激后声音更加亢奋了。

罗微一下子皱起了眉头，这是她在和姐姐有争议的时候的一贯表现，越是有争议她越不会说话，越不善于表达自己的观点。

“你可别不爱听，微微，我这可是过来人。”姐姐有点急切，抓住了罗微的双肩，盯着她的眼睛说：“你知道那时候多少人追求我，现在又怎么样？就连他这样的，还不是都不肯为我离婚！”

“他结过婚了？”罗微大感意外：“姐，你怎么能这样？你这样不是破坏别人的家庭么？”

“你懂什么？”罗莉瞪了一眼罗微说：“他怎么也算是副部级干部，在北京各部委都有各种关系，不然，你姐在北京能这么好混么？所以，你一定要接受我的教训，你现在 25 岁了，也不小了，我跟你张哥都说好了，给你介绍一个机关的、有房子的、有北京市户口男友。”

“姐，我有男友了。”

“哪的人？”

“就是我上次跟你所说的那个大专的同学，他现在中关村。”

“中关村？随便扔块石头就砸死个博士！你还就这点出息，找个什么大专生。你知道现在什么最值钱么？房子！没有北京户口哪来的房子，哪来的孩子教育？这次姐管你管定了。”罗莉说着眼泪就又流了下来：“你姐我就是因为上面没个人指点，自己走得跌跌撞撞的，现在都三十五了，连个家也没成……”

罗微说：“姐，别的我都听你的，就这一桩事不能听你的，我就是为了他来北京的。”

“什么？”罗莉生气地跳起来，指着罗微的鼻子说：“如果你不听姐的话，你就给我回去，明天就回去。回到家里，你至少还可以嫁一个普通的男人，做一个好妈妈。可是如果你呆在北京，肯定就是剩女了。像你这样姿色和学历的，北京满大街都是。你知道北京现在剩女的局势有多么严重吗？快 50 万了！你以为自己比别人强在哪里？”

罗微一下子也站了起来：“姐，你就管好你自己的事吧。”罗微特不明白，为什么

姐自己在婚姻上的一箭之仇一定要她来报。

“我当初就是没有人管，所以才混成这样，你的事我怎么能看着不管呢？女人的青春多么短暂，你现在还不明白！我们最值钱的只有20，往后第一个十年是黄金年代，第二十年是白银时代，再往后是破铜烂铁了，当垃圾也没有人拣了。”罗莉一边说一边走到客厅中央，激动得张牙舞爪，似乎已经有点更年期狂躁症倾向。

“你别管我的事行不行，我还不信了，我倒要看看，我能不能不靠男人在这个城市活下去。”

“行，你要不听姐的话，就别住在这儿！”争吵让罗莉越来越亢奋，她使出了杀手锏。

“行，我会走的！我明天就走。”罗微也大声嚷道。

罗微转身进了房间，稍稍平静了一下之后，她想起要给妈妈打个电话报平安，却突然听到外面姐姐的声音：“妈，不是我怪你，你把她惯坏了，动不动就使性子，也不会看人说话，刚才就说了好些傻话，就这样子，在北京怎么混得下去啊。”

罗微的眼泪无声地滚落下来，才来第一天，在自己姐姐家里，她就有了一种寄人篱下的感觉。

不一会，姐却又端着一盘削好的苹果推开门进来了，跟她挤到一张床上。

罗莉又推心置腹地跟她谈了起来：“你知道姐为什么不愿意正经百八地结个婚么？姐也不是没有人追求，但是——”罗莉加重了但是的语气：“如果你找一个条件差的，那活着有什么意思？你看看姐那些同学，才三十五六岁，个个都搞得跟个老妈子似的，成天就那两件春秋衫轮着换，除了给孩子买纸尿裤、奶粉要高级的以外，什么也舍不得买来吃、穿。哪能像姐这样的，天天都可以去听戏，想去香港去香港，想去澳洲去澳洲，有自己的车子房子，还有自己的发型师……”

“人家不都这样活着？我可看不出那个张哥有什么好。”

“你懂什么，男人好不好看什么你知道吗？看他有没有钱！”罗莉仿佛是在给妹妹上一堂人生启蒙课：“不会赚钱的男人根本就不是男人，不肯为你花钱的男人就不是好男人。”

“你跟张哥在一起就是看中了他有钱？”罗微谨慎地问了一句。

“这房子就是他给我买的。”罗莉得意地说。

“给你买房子有什么用？他还是别人的老公。”

“你就知道了吧，他是我的钟点公——钟点老公！”

“哈哈——”这个称呼让罗微笑得把苹果都差点喷了出来，但在这一瞬间，她突然同情起姐姐来了——这个说法既刻薄，却又准确、形象、生动，带着一种无奈和自嘲。

罗莉也轻轻叹了一口气：“唉！有多少女人才色也并不如你姐，凭什么就过得飞黄腾达呢？姐就是不甘心。”

“那是她们有那个命。”

“我就不信，凭什么就她们有那个命？”罗莉眼睛射出咄咄逼人的光：“我这个人从不信命！我还就要自己改变自己的命运！”罗莉的手夸张地一挥，停在了空中，仿佛正在扼住命运的咽喉。

姐妹俩谈到半夜，最终还是不欢而散。

第二天一早，罗微给李自奋打了电话，手机通了，可是没人接。她又发了短信，告诉他自己已经到了北京，但一直没有等到回复。

中午，罗微借口要去看天安门，跑出来去找李自奋。在公汽里摇晃了两个小时后，她找到了李自奋以前给她的地址，却发现早已人去楼空。

从海龙大厦出来时，她觉得阳光有一种晃眼的感觉，看着中关村那些一个比一个高的大厦和匆匆来去的年轻身影，她突然感到了一片茫然，有一种莫名的眩晕——自己到北京是干什么来着？

她有一种委屈和受骗的感觉，仿佛自己朝着一个目标直奔而来，而到了以后才发现，过去闪烁着光泽的原来是海市蜃楼，一阵轻风就可以把一切吹得虚无飘渺……

罗微愣了半天，走到街头的自动售卖机前，摸了半天，从口袋里找出五元钱，用手点了一下，买了一瓶玫瑰冰茶。

在摇摇晃晃的返程公汽上，她又想起姐姐讲过的话——对于女人来说，只是变才是永远不变的，女人会老，男人会变，爱情到了最后总是会成为美丽的谎言。女人的黄金时代只有10年，如果不抓紧这段日子，你就直接准备打折促销吧。

罗微在远洋天地的一家文化公司找了一份文秘工作，一个月工资 2500 元。事情定下来后，罗微想租间房子，她来到公司附近的一家叫伟诚置业的中介公司，接待她的是一个年纪 30 岁左右的男人。

“我叫周伟，他们都叫我伟哥，我们这里房源多，你想找什么样的房子都可以找到。”他的脸圆圆的，像一只会笑的猫一样，一说话将圆圆的眼睛睁得大大的，仿佛很认真的样子。

罗微觉得他有点油嘴滑舌，但又发现他的房源还真的很多，无论什么地段，什么价格，他的脑筋一转，就能报出什么小区的哪一幢几居室的什么价格来。罗微不禁对他的敬业精神产生了好感。

“就要一个干净的单间吧。”罗微说。

“有一个刚空出来的。”周伟立即介绍了棉纺厂宿舍的三居中的一间，12 平方米，简单家具，每月房租 850 元。他吹嘘得格外好，什么暖气，宽带免费啦，什么交通方便了。

罗微算了一下，交了房租后还能余下一千多块钱，交通也方便，她觉得这样的房价似乎还能接受。于是很爽快地交了押金，签了合同，虽然她看不懂那些条款款、密密麻麻的字，但她一厢情愿地想：既然大家的合同都是一样的，就不会有什么太大问题吧。

“当然没问题，我是这里的老板，有什么问题来找我！”周伟双手递上一张名片：“以后有什么买房卖房租房换房的，当然，如果要找男友也行，反正公事私事，你都可以来找我……”

罗微信手接过名片，放到口袋里。

罗微从姐姐处搬了出来。姐是对她好，但在罗莉家里住着，一切都要按她的意志来，连上个网什么的都要规定时间，电话也不得不悄悄地接。最让罗微受不了的是，一天到晚地要听姐姐说她和张哥的那点事，然后就是在耳边唠叨罗微马上就要成为剩女的严酷事实。

当罗微带着行李来到棉纺厂宿舍时，才知道自己租的是没窗的小隔断间，里面只摆了一张小床和一张桌子，但剩下的空间却几乎转不开身子了。

原来北京的房子是可以男女混居的，叫合租。100 平方米的房子被隔成了 4 间，住了男女 7 人。有一对是夫妻，有一对是情侣，还有一对是两个男孩子，只有罗微一个人单住着。大家相互不说话，去厨房做饭时都要锁上自己的房门。罗微在自己的小隔断间里，连打电话也提心吊胆的，怕别人听到。

罗微每天必须走过屋里那个狭小的过道，可经常会碰到隔壁那个男人，他总喜欢光着上身，这让罗微感到呼吸很紧张。

在北京，一个月 850 元的租金不算贵，但便宜的代价是：隔断间没有窗户的。罗微只能打开门缝透点气，可一打开门，经常听到对面住着的一对男女在吵闹。还有他们晚上作爱时，床吱呀吱呀地响。而这时，罗微只好抱着枕头，压住脑袋，在吱呀声中渐渐入睡。

一到异地他乡，罗微深切体会到了“漂泊感”，同时，强烈地意识到一个人拥有自己的住所的重要性。在家里的时候，永远都有自己的小小空间，永远都不会有人赶她走。她不在家时，妈妈也会把她的房间打扫得干干净净的。想到这里，她的鼻子一酸……

罗微搬出来后，姐姐还是经常给她打电话，让她回去吃饭，有时带她去参加一些活动，有时带她去相亲。

在来北京短短的半年里，她已经见了海归、私企老板、国家公务员、高校老师，还有图书管理员。但无论见到谁，她都觉得寡淡无味。

罗微意识到自己过了 25 岁了，看到的世相越来越清晰，也就越来越无趣。眼前的男人无非分三种：一种是对女人有太多要求的、太自我的；一种是不知道自己到底需要什么样的；还有一种是为了完成父母的任务才要结婚的。

不知怎么回事，她觉得自己不是为了结婚而相亲的。她的心目中爱情是非常神圣的，就像她的父母一样，彼此看着对方的眼神都充满了爱意，他俩在一起从来不会吵架，妈妈身体不太好，爸爸总是亲自给她煎药。晚上两个人一起看电视时，妈妈总是把腿搁在爸爸的怀里，爸爸一边给揉着，一边给暖着——这才是真正的相濡以沫。

自从爸爸发生矿难死了以后，妈妈就像一棵树被劈掉了一半似的，一天到晚无

精打采的。罗微打心眼里热爱着自己的家、自己的父母，可是好人就是遭天妒，为什么连他们这样贫穷的爱情都无法长久呢？

父母的这种爱情就是罗微的理想。她不想别人见到她就问：收入多少？单位是有编制么？家里有几个兄弟姐妹？仿佛公安局查户口的。因此，见了好几个男人，她一个也没看中，当然别人也没看中她。她知道在北京的1800万人口中，她只是一粒小小的浮尘。

有时，相亲回来，罗微也暗自沮丧，又失败了！难道自己这辈子真的没有人能看上，也不会爱上另一个人了？

有一次，姐姐给她介绍了一个设计院的男孩子，对方的出现令她眼前一亮，高高的个子，脸上白白净净的，戴着金丝眼镜，腼腆的笑容，干净的衣领，走近她的时候有一股子好闻的气息。他叫李博一，北京人，名牌大学的硕士，是个建筑设计师，收入也很不错。

他约她在必胜客那个充满了欢乐气息的地方喝下午茶，他的声音很好听，这一点很得罗微的欢心。

他还喜欢看书，看电影，摄影，在这个城市的角落里拍下各种即将消失的遗迹……

罗微被他的谈吐吸引了，在一起聊着，彼此的感觉都还不错。那天他还出手阔绰地点了必胜客经典的大西洋珍鲑披萨，在拿水果自助拼盘的时候，他表现出了一个建筑师卓越的设计理念和精细，他以最大的耐心摆出了一个碟子可能摆出的最大的塔形水果——杨桃、西瓜放在下面，其次依次摆上的是芒果、梨子、香蕉……当他把那个巨型的水果塔小心翼翼地拿到桌前的时候，连服务小姐都不得不刮目相看，露出了赞许的微笑。

罗微忍不住笑了起来。

“你笑得真好看！”李博一那一双深潭似的黑眼睛里露出亮晶晶的喜悦和柔情。

那天晚上，李博一把她送到了宿舍门口。告别后，罗微抬头看了一眼，突然发现，今天晚上的月亮真大啊，原本北京的月亮也有很饱满多情的时候。

自从那天分手之后，罗微的心里有一种甜滋滋的感觉，好像小孩子拿到了一颗

糖似的，总是忍不住过几分钟就拿出来吮一下。

过了一个星期，李博一又约了她，他要带她一起逛前门那些胡同和老店。和北京男孩子在一起，她感到很舒服，他很体贴、很绅士，虽然不算很有钱。

那天他一早就起来到她的门口来接她，八点多钟他们一起坐地铁，正值地铁的高峰期，好在过了两站有一个男人下了，李博一马上占了位置让罗微去坐。

到了国贸站，一下子汹涌地挤进来很多人，车厢里立即挤得透不过气。

这时听到一个细细的女声音说：“请别这样用力挤好么，我怀孕了。”罗微抬头一看，原来进来了一个30来岁的孕妇，她脸色暗黄，穿着宽大的衣服，在人群中紧紧地护着自己的身体。

有两个90后的男生抱怨：“瞧，这还有孕妇，可别挤流产了。”

“这算什么，没听说么，人家说上海人说：我们那儿的地铁太挤了，都能把人快挤流产了；北京人说：那算什么，我们那的地铁都把人挤怀孕了。”另一个染着黄发，戴着银耳环的男生大笑着说。

罗微连忙站起来，把位置让给了那个高龄孕妇。

那个孕妇朝她投来感激的目光：“谢谢你！”

“没事，以后乘车要小心点。”罗微关切地说。

“没办法，我在外企工作，每天都不能迟到。”

“你们怎么管理这么严啊！”

“是啊，我们好多女同事都是快要临盆的时候才请假。有一个女同事，甚至就在办公室里破水了，直接抬到医院去了。没办法，现在工作都很难找，只好自己多注意点。”

一路上，罗微居然和她聊得很好。临下车的时候，那个女人递给她一张名片：“我叫李小燕，是做会计工作的，以后你要是有什么需要，可以给我打电话。”

“好的。”罗微接过名片一看，立即高兴地叫道：“你们就在远洋天地办公啊，那我们很近啊，有空来找我。”

李小燕微微一笑：“太好了，以后中午有空还可以在一起聊天。”

罗微很高兴一次让座居然认识了一个聊得来的朋友。不一会儿，人更多了，李博一连忙将她紧紧地护在自己的胸前。好在前门只有几站就到了，他们一起挤出来